



紀念永井隆醫師

醫學系五年級 葉心偉

永井隆於明治 41(1908)年 2 月 3 日出生在日本島根縣松江市的醫生家庭中，父親永井寬，母親枝內。小時候熱愛學習，家中藏書豐富，常被附近居民稱為圖書館。同時體格高大，綽號「隆盛」(註：西鄉隆盛，明治維新三傑之一，身形高大)，但是他的運動能力不佳，簡單的單槓動作都無法完成，為此他特別努力訓練自己的體能，在高中參加了籃球隊，並在縣內比賽取得了冠軍。雖然其沒有優秀的得分能力，但憑著小時候磨練出來的體格，讓他在球場有優秀的防守能力，成功地讓他在球場上有過人表現。

昭和 3(1928)年，以優異的成績從松江高中畢業，同年四月順利進入長崎醫大就讀，開始邁進醫者之路。從高中到大學二、三年級一直是個唯物論者，直到母親枝內驟然去世，讓他開始反思生命精神之意義。這也影響他日後行醫的精神，他曾說：「由於靈魂是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，因此就算無法挽救患者的生命，至少也要拯救他的靈魂才行」由此可看出他對生命意義的反思。

昭和 6(1931)年，寄宿在浦上天主堂附近的森山家，之後與其家中女兒森山綠結婚。昭和 7(1932)年 5 月因急性中耳炎的緣故，讓他擔心影響聽力，而無法使用聽診器，因此決定專攻當時新興的放射線醫學。昭和 8(1933)年 2 月 1 日，以預備軍官的身份入伍廣島步兵第十一聯隊，之後被任命為短期軍醫加入九一八事變。當兵期間，他不分敵我，一律全力救治，在同儕之

中獲得極高評價，但看到戰場上滿佈的屍體，也使他重新思考人文精神的價值，因此在昭和 9 年(1934) 6 月接受天主教受洗，接受基督博愛的精神，同年 8 月結婚，昭和 9(1934)年加入聖文生會。

當時由於二戰關係，原來應該用於生產 X 光底片的化工廠，被徵召生產軍需品。在醫療資源的匱乏下，永井隆博士為讓病患能照常使用 X 光，時常在 X 光室裡直接判讀影像，導致他時常暴露在高輻射下。昭和 20(1945)年 6 月，被診斷出僅剩三年壽命的白血病。而在同年 8 月 9 日，長崎遭到原子彈攻擊，永井隆博士被倒塌的醫院磚瓦壓傷，右側頸動脈割傷，同時也知道自己的愛妻在爆炸中逝世。但在簡單的包紮下，他還是挺身救護因原子彈受傷的病患，同時組織了倖存的醫護人員替傷患治療。但是在救護活動中，永井隆博士因頸動脈的再度出血，第二次陷入昏迷不醒狀態，被送到外縣市的醫院進行治療。

同年 10 月 15 日重新返回被原子彈炸成荒野的浦上，協助醫療照護與災後重建，但因其身體健康因素，不久之後隨即病倒。昭和 23(1948)，與一對兒女住入一間約兩張榻榻米大小的木房(今永井隆紀念館旁)，永井隆博士將之命名為「如己堂」，希望每人都可以愛人如己。在病榻上，永井隆博士並沒有就此休息，他因白血病而時常感到疲困，往往連一隻手都舉不起來。但他仍舊用特製的桌子和顯微鏡來做研究和創作，至 1951 年逝世前，共出版十七本著作，內容包含紀錄原子彈爆發的慘況和後來的重建，自身的反戰、博愛思想和自傳，以及文學詩集。

在這些創作中，最著名的為「長崎的和平鐘聲」，書名起源自核爆重建的過程中，長崎居民在倒塌的天主堂裡，找到了掛鐘，於同年聖誕節將之重新掛上並敲響，振奮了長崎的災民們，永井隆博士依此寫成文章紀錄。

此書雖然於 1946 年完成，但經過日本戰後委員會 2 年審查後才出版，出版之後隨即銷售一空，在戰後紙張資源稀少的日本，仍可一而再地出版，可見其驚人銷量。1949 年還改編成歌曲，於 1951 年日本知名節目紅白歌唱大賽中，做為最後壓軸曲。此外，永井隆博士的精神也傳遍世界，當時的樞機主教寫信慰問，以及昭和天皇和海倫凱勒也親自拜訪，同時永井隆博士也成為第一位長崎市的榮譽市民。

昭和 26(1951)年 5 月 1 日，永井隆博士逝世，得年 43 歲，出殯送葬隊伍高達千人，足以看出其精神之偉大和貢獻。而當年的如己堂，現在則原封不動地保留，並在旁建立永井隆紀念館，以感謝這位偉大情操的哲人。

永井隆博士的思想和精神分為三種層次：第一是從早年的唯物主義到重視生命價值的反思。對於一位學習科學之人，常常是唯物主義的思想影響著自己，但是許多事物都包含著更高層次的意義，科學是客觀看待這個世界的角度，但不是唯一的一種方式。永井隆博士在母親過世後，重新思考人的意義還有生命的價值為何。信仰天主教之後，開始宣揚基督博愛的精神，也對生命有了更高的價值感的追求。

第二是醫者精神的弘揚，接續前面所提到的基督博愛的精神，永井隆博士在行醫的過程中，處處展現博愛，對於任何需要幫助的人，不分敵我，皆伸出援手。在二戰期間，為了照護病人，在明知危險的情況下，仍奮不顧身地讓身體暴露在高輻射的環境。在核爆後，雖然身體已經倒下，但仍舊利用研究、寫作來讓世人知道核爆的危險恐怖，燃燒自己的生命到最後一刻，來告訴世人核爆的危險、反戰思維，以及長崎居民的人性光輝。這個精神在後來也透過各種大眾媒體，成功地傳達出去，幫助日本人從二戰戰後的精神重建。

第三是自我要求的約束，從永井隆博士的著作中可以發現，在其著作「我家的書櫃」中曾提到這一段話：「我現在雖然一邊祈禱上主能恩賜我善終，一邊也積極在準備心靈，但是心中卻毫無自信。我要是內心企圖那不可取的虛榮，恐怕到最後的最後仍舊逃不出魔鬼虎視眈眈的誘惑。這正是最後的危險關頭，如果被拉扯進誘惑，我的一生將就此糟蹋了。」從這段話可以解釋為何他能有如此的節高操守，綜觀其一生，會發現他孜孜不倦地磨練自己的心智，和醫師技能的訓練：為彌補幼時的運動能力不足，他勤奮訓練，最後拿到籃球比賽冠軍；大學時苦讀，拿到第一名，雖然最後因中耳炎緣故，沒有走到自己喜歡的科別，但仍舊秉持自己對醫學的熱愛，選擇當時新興的放射科；為病患的健康，不顧自己的健康，長時間暴露在放射線下；晚年在病榻上，即使身體虛弱，仍持續寫作與研究。以上這些都可以看出其對自我的要求，磨練出高尚堅毅的情操。

在臺大的醫學教育中，是以醫者為核心的教育方式，師長們會對於學生有許多的期待，無論是作為醫學的研究學者；或是第一線醫療人員；又或是去偏鄉地區醫療。而永井隆先生在當中取得了一個極好的平衡，身兼研究學者以及第一線的醫護人員。另外，永井隆博士的思想歷程也改變我對醫者的看法，在認識永井隆博士以前，我所認識的醫者往往是具備極高崇尚的博愛精神，或是有驚人的熱忱與驚人的醫學發現，一般人要達到這些境界似乎極為困難。但永井隆博士告訴我，即使只是一位普通的臨床醫師，在面對重大的外來災害時，還是能展現出不亞於其他醫者的情操。而這些看似與生俱來的高尚情懷，其實是能透過後天自我要求的磨練，來達成的。換言之，作為一個普通人，還是能透過後天的努力，來成為一位哲人醫者。當然，這必須要極為刻苦的磨練，但這何嘗不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展現？

除了醫者以外，永井隆博士還有反戰思想，但與一般學者不太一樣：一般學者都會譴責美國在長崎所投放的原子彈，認為在廣島投放的原子彈已經達到威嚇目標，不應該秉持「測試」的態度去進行第二次投放。但永井隆博士卻是相反，他認為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一連串軍事行動，是侵犯各國和人民的權利，而日本必須為此受到處罰。姑且不論他的這種論點的正確性，作為受害者本身，卻能用更宏觀的視野去反思戰爭的意義。而他作為受害者，也在他的著作裡多次提到戰爭的可怕，以及反戰的思維。

藉由認識人類歷史洪流中的砥柱們，可讓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習者能有參考對象，砥礪心性、磨練意志。尤其醫學院的學生們，在未來面對病患的苦痛時，除了需科學的訓練，也要有堅實的人文素養，以求醫人而非單純醫病。在這介紹永井隆博士，一位崇高的醫者，希望能對未來的習醫路上，有一楷模，砥礪自己，讓自己成為兼具專業與人文的醫者。



圖說：今年2月上旬至日本九州長崎的永井隆博物館所攝



圖說：在紀念館旁的如己堂，至今仍保留當時原貌